



^ 16  
4035  
11









特研圖書  
No. 29 116  
29.9.9  
教 研

八 16  
4035  
11

< 99-127 >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

明橋李將之翹輯注



序

送董邵南序

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嗟哉董生行即此也舉進士不得志  
去遊河北然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  
命朝廷每自辟士董生之行將求用  
於諸鎮故退之作此送之始言董生  
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  
北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似有  
不滿之意云○文亦感慨悲歌昔人  
評之為韓序文弟一余曰寥寥百餘  
字而有無限開闔無限變化無限含  
蓄亦人所難若韓序中亦未便是第

韓昌黎集卷第二十

一



一詩朱熹曰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感德以警動而格徠之其旨微矣劉辰翁曰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雋之士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笑其味不窮郭正域曰妙在轉折意在言外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兀然而起以董

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

適茲士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勉一作行

非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情下三有林希元

日掉轉應篇首燕趙多感慨意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

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矧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於古或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諸本作古所云詭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詭勢已微姓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

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

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甬復有昔

時屠狗者乎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今墓亦在邯鄲荆軻至燕愛燕

之屠狗者高漸離且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

○茅坤曰有馬遷風度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帝可以出



而仕矣結極瀟灑更雋永有味唐庚曰屠狗可也故語以明天子在上而勸之仕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郢州之序同郢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節度使云○較許郢州序尤瀟蓄意味淵然黃震曰此書可謂善為詞於上下之間者謝枋得曰觀察使賦歛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錢福曰用意布勢構句雖屬巧匠真是怪怪奇奇鞭風霆而走龍蛇者邪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文上或有大字○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茅坤曰起潘宏欲說刺史之難為先說刺史之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身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或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添著之



庭二字句法便參差有致謝枋得曰非知甲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虞集曰兩段只是

一段此文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

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窳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

州或作前縣下或有複出縣字皆非是此數語是下篇精神結穴處虞集曰當時郡守多以使家徵求之急不得寬其民力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

按得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

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字○只見一句收却前兩段

意何等蘊藉虞集曰此段全暗規于公

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

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

言結間雅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謂

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蓋勉以事易近俗非大手筆不能有此茅坤曰言莊而嚴其敘事處錯雜而煞有貫條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



始自縣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

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之老二字或作者○唐順之曰只科舉常事叙得何等頓挫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一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兵曹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



偉九文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宮之  
 長不文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  
 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  
 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  
 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  
 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  
 也公十年會往河陽資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謂  
 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  
 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  
 童子未必為鄭人也  
 自朝之聞人以及  
 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誦詩以嘉  
 童子童子亦榮矣  
聞或作文羣吏或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史為縣其失

遠矣○又下祿即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雍陝號蒲洛也  
 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  
 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  
 成人之禮焉與或作於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  
 童子所能而已也茅坤曰省然則童子宜暫  
 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自進  
 於道至此一段文字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  
 方有擔當筆力老健  
 人也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處  
 與



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  
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丁結  
用事極韻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  
遊云昔在四門館長有僧來謁謂僧  
當少安草序頗排託蓋謂此也。○此  
等文是退之表裏六經處然其意已  
盡發於原道一書故詞句不無雷同  
呂祖謙曰只就文暢身上說極好處  
猶有不盡餘韻林希元曰此篇固其  
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於孟子自董  
仲舒以後無人說到唐順之日開闢  
宛轉通篇似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  
其中茅坤曰命意極高故迥出諸家  
而開闢變化頓挫  
起伏不失尺寸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

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如有墨名而

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

游乎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揚子雲

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

法焉下揚子雲二下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

字或儻無浮屠師三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

於縉紳先生以求咏謠其所志或貞元十

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



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  
 多如是邪請或作序所惰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  
排倒人矣呂雅山日凡辨難攻擊人須拿  
著一什大把柄孟子語梁惠王以仁義齊宣  
王以此王政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  
 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  
就身轉起句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  
法極情利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禮樂拘其法  
 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曲說挽入

徒者亦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  
 遺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  
 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證之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行上或有  
河或作河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工毒  
切○虞集曰只此數語天地萬物一理都括  
 盡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  
 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歿  
 者藏粒或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  
 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施之於天下萬物



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虞集曰：此篇極詆浮屠，特諱意含蓄，不露讀，者不覺耳。如孰為而孰傳之句，分明是貶浮屠，然止一旬收繳，何等渾深。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兔。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歿與禽獸異者，豈

可不知其所自邪？

所自句應上聖人者立打動得緊

夫不知

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

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

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不為上或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

或作惑弱或作灑告人或作告之○茅坤曰錄前種種作結尾變化劉向者也又連用不個也字如破竹一良工夫極大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

文辭，於是乎言。

請或作詩非是○到底文暢只是真文辭非真能慕道如

此結言簡意盡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



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也又嘗為別知賦送之。通篇以客形主甚有風趣。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作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遺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聞也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

信而得其為人矣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愈未嘗

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

之也以上句句是說客句句為主占地步今中丞之在朝中丞楊憑

字虛受一字嗣仁號州人登大曆進士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

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

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宜州也知其

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奏詔為邑

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一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

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



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  
 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  
 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無於  
 是知以十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  
 行七字一本於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  
 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而又後之  
 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皆非是而後之  
 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  
 以輔其質定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  
 朝也賢或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  
 之心也勤或作勸心也下謂我為邑長於  
 有非文則不能不字

斯而媼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  
 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文  
 少有致耳蹊徑頗自奇峭茅

坤曰其旨甚漫於中咀  
 嚼之亦有一段韻折

何於韓同姓為近

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  
 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

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  
 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堅

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

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

生博士或作其識  
 生與博士

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



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  
不，上，或，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  
有志，字，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  
或，無，賢，字，○，貞

南楊公又賢也  
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楊，楊憲也。詳見前序。

道得堅為民堅又賢也  
注：堅為民堅又賢也。或，無，下，湖南得道為屬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

漢時黃霸為潁州是鳥實集而鳴焉  
楊或作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

見鳳而聞其鳴也  
已，或，無，字。

送廖道士序  
公承貞元年自陽山徙豫。峭刻寫得冥冥杳杳忽忽悠悠絕妙。文字何孟春曰：文體如貫珠，只此二篇開承叔門戶，孫鑣曰：字精銳勢極濼洄，故語不多而趣味無盡。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  
衡山，南嶽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  
或，無，之，字，高，字，衡，下

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  
衡之南八九

見鳳而聞其鳴也  
已，或，無，字。

送廖道士序  
公承貞元年自陽山徙豫。峭刻寫得冥冥杳杳忽忽悠悠絕妙。文字何孟春曰：文體如貫珠，只此二篇開承叔門戶，孫鑣曰：字精銳勢極濼洄，故語不多而趣味無盡。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  
衡山，南嶽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  
或，無，之，字，高，字，衡，下

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  
衡之南八九



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馳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非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嶺之

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或

下別有南字皆非是○柳州今屬湖廣項羽徙義帝都郴即此測如周禮測土之測也

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或氣之所窮

盛而不過或無必蛇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於

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音旁礴音薄○選虬龍騰驤以蛇蟺蛇蟺也蟺蛇也

又屈曲貌子虎賦扶輿猗靡注淮南所謂曾折靡地扶輿猗委也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

一注磅礴猶混同也沈佺期西嶽詩磅礴壓洪源公所言此皆積氣之貌耳衡山

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

蛇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鬱上或其水土之所

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

柚之包竹箭之美干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

或無英及橘柚之包又意必有魁奇忠信材

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研

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

發於芬葩瓏瓏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德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



德者邪其意與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  
 公此作畧同而容寂多藝而善遊登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迷下或有或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  
 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  
 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進士王含○按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一年云○一篇純用借肩大有興起謝枋得曰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下字影伏此文公最巧處林希元曰是無中主有文一字超韓奇絕茅坤曰轉掉如弄蛇如與雲總之

不遇之感備酒上簸弄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  
 而猶有是言豈誠肯於味邪王績字無功隋末王通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蓋其子孫云○起甚宥謝枋得曰此舉其先世遺文作議論  
 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  
 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  
 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乃上或有然後字或為或作不為感發或  
 籍陶潛二人嗜酒者作証阮若顏氏子操瓢與  
 簞氏下或有之字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莊子會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呂祖謙曰有感慨有議論即彼形此隱然有不少足於醉鄉意茅坤曰推上本旨一層占地位文益海源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阮陶三人故著一徒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廷上或有朝字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或無今

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憊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不脫醉鄉今與之飲酒有無限意

送孟秀才序或注瑄字古滿切○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擢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年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月作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邠年甚少禮甚度手  
 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  
 有不能吾固心存而且識矣度一作修識音  
 其十月吾遣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  
 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或作益  
 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  
 疆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疆而或  
 非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  
 折肱焉左傳晉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疆折肱焉日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

我以此伐君我以此伐君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  
 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疆而拒  
 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而況其細者  
 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  
 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  
 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  
 據江陵送彤舉進士太意以彤之為  
 入不待破其文而可見也  
 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  
 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苟



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之，下或有於字。○楊湖南，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憲也。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頎音所。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文情曲折似良馬，走坂步驟不失。如是而

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破其文。時公為破官。則

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字，非是。○朱熹曰：此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離正乃刪去此字，初亦未曉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舊疑云。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

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吾一作余，下同。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

其行姑以是贈之。志上或，有其字。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損。○宏鉅不作細響，唐順之曰：此是立主意。



之文而緊要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下句茅坤曰通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己門戶故其文有雄視一世氣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為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分或作引誤他本可證也如此起論是文家極占地位處句字之文不戰而屈矣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或有莊字莊子有田子

方荀卿之書諸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卿下或無之字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太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蓄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太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

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

名字或作各耳馯音寒按史記子弓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此不同侯波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

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書上或有師字非是吾或作余



太原王頃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遺者  
 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浴河而  
 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遲疾或作疾故  
 學者必慎其所遺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  
 欲之聖人之遺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  
 也總只誦世原故求觀聖人之遺必自孟子  
 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  
 穢知浴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一結冷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

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唐順之曰此與盛山詩序本敘事只畧用數句議論引起茅坤曰雋永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業業或作集○卒業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

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

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之言或作者之語非是個中人纔能說個中



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艸野至若王  
 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  
 為○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  
 作常發於羈旅艸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  
 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  
 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  
 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  
 窮人為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  
 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  
 冊府而叙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  
 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  
 能窮人也春日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界  
 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今僕射裴公  
 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開鎮蠻荆統郡惟九或無僕射裴三字○荆

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南

或作南之德荆之政竝勤爵祿之報兩崇乃

能存志乎詩書寓辭平詠歌往復循環有唱

斯和搜奇挾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

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

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鬼神或兩

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

咸可觀也屬音蜀吏屬之欲宜乎施之樂章



紀諸冊書從事日子之言是也告於公謂裴均

送幽州李端公序端公李益字君虞大曆四年登第出身有

心疾不見用後竟佐幽州劉濟幕序云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益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文本送李端公通篇只說司徒奇虞集日命意高結體奇轉挈從天降郭正域日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諛人而已者恥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非今按

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借愈嘗與借朝

元年六月公自江陵道詔幽州司徒公之賢

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日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

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入其地迂勞之使

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及郊司徒公紅帔

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狹及郊司徒公紅帔

管鞞袴握刀左右雜佩亦作靴乃下或有在

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揣其意當云左握

刀右雜佩是不應謂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在

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或以左右為在右然

禮疏云帶劔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

不當在右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弓鞞服鞞丑

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



一一作觀或作在一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張為張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弓則鞞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鞞服謂納弓於服耳況弓云施張與否於服無利害矢插房左傳抽矢納俯立仰道左道一作實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今按此據次東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容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天州去上堂即容階坐必東向階下一本復

云文粹亦有即字皆非是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乎下平字或作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乎字而屬上句若然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一又不成文理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以時且論治亂大奇與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何等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命意



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將客作證不鬆放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其為入佐甚忠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佐謂幽州從事○結得無漏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區冊序

洪慶善謂區冊即區弘致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矣○叙得幽荒險怪人物如見文有畫意若此劉辰翁曰昌黎謫官時調信悽惋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陽山縣各屬連州已詳

陸有丘陵

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作



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徃徃有之或作水有字江

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身言夷面荒茅

傳一作荒榛茅竹篁一作叢○漢書嚴助始至

言謬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

期約下或作說不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

為而至土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

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

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或無矣字莊周

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

人者豈易得哉是許恭切虛或作谷斯或作

蹙然見莊子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

喜若有志於其間也秋然下或作以字於與

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渙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或無以字

然樂當為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而一本皆

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

句應有也故定從此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

壺既傾序以識別吉或作告非是拜或作觀



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耳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

員外少室張道士登此道士耶○退之贈意在詩序特為詩小引耳李漢次之於此殊為失體

張道士高高之隱者

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語似太重

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

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

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

方下或有諸侯字○張道

士事迹亦奇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

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

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

害劍鋒白差差白或作非是恨無一尺捶為國笮

羗夷捶或作箠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

與氣不忍灰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

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

不難治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

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



斯斯或作期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  
 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  
 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  
 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篋下清伊伊或作海亦通朱子  
謂伊水在南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翹按  
本文已自言嶺北其為伊字無疑即前作嵩南亦何礙之有既非公家用  
 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  
 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  
 誰

送高閑上人序

贊寧高僧傳閑身程人克精書字宜宗嘗名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雪川白紵書真州為世楷法○要妙奇肆即退之亦不自知其為至者黃震曰借事形容曲盡文字之妙林希元曰此以堯舜治天下與伊餘九秋奕並論其技蕩不羈何如邪茅坤曰其用意似莊子而行文亦大類莊子孫鑛曰文暢師喜文章即從文章打出一番議論閑上人善書却從書講出一番道理此是公隨人接引且有關外道之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  
 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大議論所謂進於技



者郭正城曰開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

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擲庖丁治牛莊子庖丁

解牛文惠君曰請善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

哉技蓋至於此乎扁鵲治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九楚與

而敗室條弄丸入空盅九秋之於奕孟子

奕秋通國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樂之終

善奕者也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

堂不躋其哉者也徒或作從非是躋音劑哉

也往時張旭善州書是時或作善或作喜非

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不治他

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

不平有動於心必於州書焉發之喜怒一作

怒焉州書不平或又作平生皆非是觀於物

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州木之花實日月列

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

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

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或無

非是此段亦奇志郭正城今閑之於州書

日神解語使旭見之當絕倒今閑之於州書

韋昌齡集卷之二十一

五



有旭之心哉何等過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  
 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遺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  
 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情或作精或無後字○說得又  
 進十今閑師浮屠氏一外膠膠或作  
切猶網繆也莊子內韞者不可繆而捉義蓋  
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  
黏為解今以下文頽墮潰是其為心必泊然  
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  
 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

之然乎一所字下或皆有於字非是敗或作  
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寫筆所驕頽怪  
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顏然寄淡泊誰與發豪  
猛正謂此一段文意也○奇而又奇錢福曰  
似以高閑不如旭呼他泊然澹然通旭之術  
而後可學書然其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  
意深渾隱而不發  
 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善一作喜閑下或有師字  
○善幻說見四卷酬瞿少府詩○未一轉有  
關異端意方崧卿曰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  
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  
郭注云內足者神聞而意定又曰王彥法謂  
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  
見處勝裴休遠甚朱熹曰韓公本意但謂人  
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  
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



定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郭正域曰結得史贊妙處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員外使回鶻序此元和十一年作據史傳諂殷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為屈虜責其僞侑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僞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其事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之是當以序為正○叙得冠冕正大是絕大手筆茅坤曰學班椽之文其嚴緊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

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

特來小者附集

一本無萬字與下文不相應又無於字皆非是○此段尊

中國元和眷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

上尊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

重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作法或

此段待夷狄得體選學有經法由是殷侯

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

或無命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元和十

字非是月公為大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

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望顧婢

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

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

作殷侯持或作襍入直三省或謂唐無三省

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非切朱

新仲曰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張籍寄

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各望重說者以唐無三

省非也若不直三省不知直入何所刺刺七

述切潘岳閣道諶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

同或云達意切是當以辰為義也顧婢子語

何辰耶○此言應詔出使且大張其行色生

氣凜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

不足用於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人下或

○應前選學有經法

纔見匠手結構處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按楊巨

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

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

嘗有三力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

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以

此詩遂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

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

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

野情意蓋指此序長慶中公為東



云○翹讀退之諸序皆翻空弄奇毫  
無執泥如送楊少尹作竟把一疏立  
論就說到少尹處亦只是說不知有  
無云云都屬揣摩口氣古韻絕倫謝  
枋得曰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  
讀之快人意發人才思唐順之日前  
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顧充日  
退之見楊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  
將二疏來形容粧出許多景象前說  
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  
有或二疏所無情詞曲折動人未托  
慨世之詞歸美少尹種種多情令人  
一各讀  
十起

管疏廣受二十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疏或作疎

俗體也○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仕至太子少傅在位二十年廣請

受日知是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各立如此于

時公卿設供張祖遣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

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

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

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

疏本傳自可疏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黥布

傳張御食飲皆謂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

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

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

因話

錄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一旦

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且

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或無一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及一本本作方一及上或別有方字其予忝

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托病上寫出不知

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

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

以否通用與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

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一無蹤跡否三字非

郭正城日調弄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

不畫固不論也無一字不照應其然吾聞楊

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

尹不絕其祿俗下或無之字白又為歌詩以

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

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

可知也不下或無同字中世士太

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楊侯始

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今之歸指

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



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茅坤曰詞氣瀟灑最得歸鄉風趣古之

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

其在斯人歟正城日古人臨文不諱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

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怪一作伯

樂事見戰國策卞和見韓子已詳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

或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

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縣或作郡非是董晉祭文

可致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門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節度行軍司馬使

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一觀字權生之貌固

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

相宜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

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和或作聲非是閱或作聞晉范啓

謂孫綽天台山賦曰恐此金右愈常觀於皇

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

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

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感賦



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李礎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父仁鈞時為親王府長史。故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宋○以交遊離合之情為文。又別是一種風調一種氣格。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七年七月以

董晉鎮宣武 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日為酒殺羊享賓客。府或作父 李生則尚與其弟

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

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聞公薨軍亂軍司

馬從事皆歿。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

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即日南或作由。○日南即今安南國也。古南交地秦屬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交州。九真日南二郡唐改交州。仁鈞以讒流交州。

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

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

此掌其府事。官下或。有員外字玉下或。有府字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

收皆非是。○此謂東 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



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多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或君下

巢字外下或無則字子下或無相字雖十三

周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錄參軍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

人力也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已卯至元和庚寅

與幾別在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

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成或

李上或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

有若字返耳徃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

媿也

或無

徃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

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

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或作在今按在乃至字

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

道不至多言不至至學古兵法之類祿不足以

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

養下或或有為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

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上謀或

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

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歐



文忠云洪始終無所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進取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名為京兆府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純以議論行敘事局而却好然此路退之尚未閱青故先正亦有不甚喜此文者具見卓識樓昉曰看前面大夫從者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詞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顧充曰退之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真學左傳處送石處士文是也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

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瀝穀之間

嵩邙山名瀝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瀾水書云卜瀾水東是也後改各穀○借從事之美極得體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

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

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

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

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能無下流而東注不字



熟或作夷卜或作兆○林希元曰與之論道  
 理管到龜卜也此中間用三個若字有二十意  
 文不法變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  
 官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  
 國不私於家於家或為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  
 疆恒一作垣非是○元和四年二月成德軍  
 突承雅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恒山郡  
 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各鎮成德軍所治也  
 農不耕收財粟殫亾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收  
 本一作牧歸音饋謂漕漕治法征謀室有所出出所  
 還也一作師非是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  
 一作由

何說之辭交借從事之言句句為石於是讓  
 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寇帶出  
 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朋友一作其友○此  
 然其由處之意已見於從者之宵則沐浴戒  
 言所以不告不謀較有意味或無則字告行於常  
 行事載書問遣所由事或作李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  
 有別字○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  
 張設席之類說見前送殷員外序酒三行且  
 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



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  
 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  
 生壽真一作其非是或無為先生別以下十  
 二字此由有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  
 使下句全無文理也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  
 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諂或作諛  
 天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  
 復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下圖  
 一作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

以求從祝規不下有或有不祇字○全具左國中  
 句法然一篇到此自不可無此  
 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  
 相與以有成也錢福曰通篇是相與有成四  
 字石生安貧樂道學博謀長  
 便見不肖圖利於大夫私便其身圖而能以  
 道自任大夫為國為民求士輔政便見非富  
 其家飢其師受佞人味諂言之人而能以義  
 取人一篇皆含此意至末段方曰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遂各  
 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遂各  
 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退或作遣送詩  
 元本具見於此

今附第  
四卷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溫造字簡與大  
雅之五世孫文



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公  
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  
時為河南令作○孫鑛曰妙在不實  
說溫生之賢而溫生之賢已處處羅  
露上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關空用字  
喻作議論

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

其羣邪多下或有於字  
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

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  
字雖下或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

北也句情更  
落得奸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

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恃或作懷市或作  
賈○石洪溫造二

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盧仝  
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

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

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

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

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

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

之執事居守謂東都  
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



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  
 諮而處焉處或作咨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  
 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攷德而問業焉  
 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美石  
 生在去後感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  
 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以烏公為  
 士之伯樂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特  
 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

得也廷上或無朝字求下或無內外二字或  
一作內外求無理皆非是○茅坤曰推開  
一步才正大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一生  
 而地位高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  
 於懷邪或無自字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  
 吝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或無過字其或作具○以此兩  
句收拾前意詞不繁而自然明  
 意而序之之或  
 作焉

送鄭尚書序

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  
 舉進士第○公送鄭尚



書似有不滿之意通篇只說個大府之尊與境內境外之利害及稱頌數語又但言其貴而能貧仁者不富按之史殊不相合此退之見其豪俊特為是謠以諷耳文工密有法度何孟春日昌黎序書絕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家言矣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

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

為大府通典嶺南二府經畧使治廣州鎮州

三容管經畧使治容州鎮州十四桂管經畧

使治桂州鎮州十四鎮南經畧使安南都護

府治交州鎮州十一至德元年大府始至四

升二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使

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帥賀以

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或無復出太

府帥或遣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

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帕莫白切詳見元和聖

或有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

趨入拜庭之為者帥下或無先大府與之為

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一或更適

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

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以上俱將閣事形容嶺

韋昌黎集卷二十一 十九



南之尊筆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

端如畫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得輕易怨

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踣

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颿與帆同或作颿踣音連又勅發切

踣疾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失以待

行貌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肥

梳好則人怒則獸黨仇或作仇黨吏上或無將字撞徒上切搪音唐肥

梳梳或作把梳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

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

可治乃州難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音難

難難又音替獮息淺切其海外雜國若耽浮

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

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耽音耽州或作州○耽浮羅國

流求國毛人國東州亶州林邑國扶南國真

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山海經毛民之國為

人身生毛郭璞云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

海求夷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至

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一日環玉在交州

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日吉莫在林邑西北

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胡或

○唐安南為交州交海交州之海也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

韋氏集卷二十一

二十



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災之災水旱癘毒  
 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  
 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  
 事此段便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  
 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  
 權為嶺南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  
 節度使嶺南又帥滄景德棣十三  
 七月權為山南權為德州刺  
 東道節度使權為德州刺  
 史德棣滄權為德州刺  
 景節度使權為德州刺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

道為華皆有功德可稱遣入朝為金吾將軍  
 州刺史道為華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  
 左散騎衛大將軍充左衛使穆宗即位改  
 常侍工部侍郎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  
 年十月遷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十  
 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  
 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  
 氏襄二十二年諡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又通  
 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贖因李訓于王守  
 澄求節鎮得廣州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  
 復與此異何邪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  
 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  
 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



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字特以瀟灑

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  
有使字○一篇莊嚴文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按漢書  
王尊傳

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唐食貨  
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  
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  
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  
後名約預甘露之禍舊注謂唐志無  
所考非也○此是大經濟文字國家  
供邊用事大欲為省惜莫若與屯田  
兵法取敵一鍾當否二十鍾屯田一  
石不可當否二十石在手故先立王文  
恪亦有此議其意似與退之畧同茅  
坤曰覽此文與歐食貨  
志相參看始得肯綮

六年冬振武軍吏悉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

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安選才幹之士往換

之或無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

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根武告飢時薛審  
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審也至則

出贖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

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

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人假種糧苗平

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

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臨之宜指授



方法為下或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  
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  
不復饑私其下或有字其或作有皆非君  
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  
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  
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  
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  
從其議際或作險○唐雲州即今山西大同府受降城在府西北一田中受降秦

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或無敢問解何書五字請聞下  
然十一二字張本但存寂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  
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  
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蓁蓁二子亦困  
遂坐睡喘上張本有少字蓁蓁音形或無遂坐睡二字及覺日已上  
驚顧覓道士不見上方無驚字即問童奴奴  
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  
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童張本本作僅奴曰上張有僅字張無  
到門字覓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詣  
下有之字



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  
彌明益其人邪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剡中事煎烹服師直柄未當權塞  
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外  
苞乾薜文中有暗浪驚服師在冷足自安或作安自  
足非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安使水火  
爭彌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服師上比香爐  
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

彌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服師不值輸寫處

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

眈眈無刃迹眈華縮切一作眈二作宛○莊

團團類天成服師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

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隻上為孤髻擘彌諸本此下無

此似一子譏道士之或評短尾銚又似無足

鐘師服○銚徒申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喜何當出灰地地徐也切無計離銚罌彌

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擊服師豈能煮仙藥但未



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徒示

堅重性示或不過升合盛師服或過或作合

傍似廢轂仰傍或側見折軸橫時於蚯

蚓竅微作蒼蠅鳴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實

負任使誠師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洩情喜寧

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區區徒自效瓊瓊

不足呈喜○諸本此迴施但兀兀開闔惟鏗

鏗師服○鏗丘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撻撻除庚切一作撻○博

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為授

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

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

其勸耳矣家下或有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

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

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

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

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

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

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

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又云愈始舉進士授

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



於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  
 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其  
 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  
 施以已之有欲入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或無耳字 今生始進仕獲重諒於天下而慊  
或作爾 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  
 賀也門下或 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太  
 夫不得見其面酒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  
寧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 守於其行且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

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司下或古今地  
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 既醉各為詩不  
也即成王定鼎於郊廓之所 韻且屬愈為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日  
 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 才子富文華  
 校讎天祿閣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 壽觴  
者因以名閣以藏祕書 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 鳥哢正交加楊花  
 共紛泊弄 親交誰不美去去翔寥廓親交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

○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  
 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  
 等憲宗時歷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  
 韋貫之善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  
 翰林侍讀學士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  
 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  
 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  
 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塲八竹崑  
 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場  
 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隋  
 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  
 州今為縣屬四川夔州府一統志云  
 山突兀高峻為邑主山蓋其形如盛  
 字故名○黃震曰中間雜喻形容亦  
 曲盡文  
 字之妙

韋侯昔以攷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  
 攷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處納之惡地以  
 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  
 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  
 者豈韋侯謂哉躍躍一無下躍字以下句偶  
謂哉上或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擬周公孔子  
 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藝下或無之  
字下或無之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  
 字皆非是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  
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  
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破功盛山一出入  
息之間哉喻皆奇特未幾果有以韋侯所  
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  
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吟人  
欲弃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  
屬胸臆也且上或無方字歌詠或作詠歌胸  
从肉句聲破其義當作潤蠶唐韻  
音蠶潤劉禹錫音屈忍漢書胸音劬○胸臆  
說文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下濕多此蟲因

以為名通典開州漢之胸臆地也地理志  
開州盛山郡義寧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胸  
臆故城在今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或謂按  
雲陽縣西和者十人而  
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耳  
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為中書  
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及此年一作明年一作  
時年皆非是禁中下有  
名處厚字○元和十年三月處厚以侍講  
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  
四月為中書舍人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  
年三月  
積為通州司馬長慶  
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許使君為京兆許  
康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元和十二年十  
二月居易為忠  
州刺史長慶元年十  
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  
儉



字寬中元和忠州刺史  
 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  
 嚴中丞為  
 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中丞為  
 溫司馬為起居舍人  
 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云司馬名  
 積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  
 嚴中丞武溫司馬造或側書積康佐居易景  
 儉造又名獨嚴不書其名今破嚴謂嚴暮時  
 為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破諸本岐作嚴  
 武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名  
 還溫造自朗州名還今於是盛山十二詩與  
 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  
 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  
 字之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

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張文潛本校與此本特  
 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  
 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此特以  
 文滑稽殊無風致可采定入外集下  
 本無此篇極得體洪興祖曰石鼎聯  
 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是不然劉侯  
 雖皆公門人不應譏誦輕薄如是之  
 甚且序彌明貌極醜豈亦退之自謂  
 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  
 賈島碣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  
 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  
 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  
 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  
 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為  
 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  
 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



損已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朱熹曰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覺耳若矧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者之尤不足以為據也焦竑曰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特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即退之所撰特駕言干彌明耳今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以謂無其人邪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

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

張本作劉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

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

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賈傳尉佗魁結顏曰讀為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為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



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喜視之。若無入爾明。  
從蔡張本刪高中二字  
 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  
 能與我賦此乎。  
云或作之。又無劉往見衡湘  
 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  
張本上年上有解捕逐  
 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  
解張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  
 或自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頗貌  
 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  
 其管兩句。  
張無說字  
 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  
 其下云云。  
於下兩喜字張本  
 道士啞然笑曰

啞易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  
格切  
 坐。  
袖或本作抽倚或  
 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  
 子為我書。  
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有第字  
 武雜記。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  
 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  
似非疑當乙  
 衡賦芝房菌蠢生其隈。  
二子相顧慙駭欲  
 以多窮乏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  
 壓道士每管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  
 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二子張作一人



度下或無欲字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

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士或無詩字張本則又高吟云云

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奇皆非是或疑其

當作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忌之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頌

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

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

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

思至譏諷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

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為益而一本併無盡益  
蓋三字朱子云校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  
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  
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  
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  
書姓喜不當獨書各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  
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  
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  
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  
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為然  
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作非世  
人能由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  
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奮下有或目字  
或有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有無來  
然字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字或無  
吾與汝就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



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  
 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或作止  
 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  
 所能而作取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  
 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  
 不當聞也吾閉口矣此皆或作子皆就下或  
 耳或作矣吾所能或作吾二子大懼皆起立  
 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  
 淋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無張  
 先生稱吾不解人問書敢問解何書請聞

漢九原縣地一曰東受降漢雲中郡地一曰  
 西受降古豐州地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  
 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朱銀或作朱金○其  
 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  
 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田五千頃  
 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  
 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  
 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大臣  
 方持其議入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  
 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詔見食貨



志志所載營田事大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  
 抵與此序相表裏作開山望哺有司常饒人以車船自他郡往  
 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灰蹄踵交遺  
 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相苦食不繼  
 坐耗或作坐耗虛非是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  
 或作坐耗虛非是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  
 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  
 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

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秦課常為  
 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  
 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  
 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  
 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

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藩  
 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  
 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  
 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  
 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盛公於其  
 行作是序以送之蓋元和五年春也故有



薄之句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  
 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  
 校理士下或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  
 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  
 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  
 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  
 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  
 所用之各下或有士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  
 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

路路登登而受而牛牛磨磨去去圭圭角角浸浸潤潤著著光光精精  
 也也願願君君莫莫嘲嘲諷諷此此物物方方施施行行明明所所作作  
附著

歸騎春衫

三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一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二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史記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贏下徙梁彭越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名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請洛陽至尸鄉廡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客穿其家旁皆自刎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墓在河南偃師縣尸鄉洛陽東三十里○橫及列二客從之又烈又百人同死皆烈是



不可區區以成敗論也文公高其義而祭之與賈生吊屈原同意是補之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其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百人者至焉焦竑曰按司馬遷田橫贊云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或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者莫能圖何哉史遷此贊蓋亦委之天命也韓愈識得此意故曰抑所竄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其意見起直發史遷所未發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十一年諸本作十九年九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今按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洛陽為東京則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特甚明者據田橫墓又在洛陽之東若自墓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元和郡國志又云河陽西南至河南鹿入十里其大勢亦不相合是感橫義高能得安得言東如京乎諸本非是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唐順之日感橫義高能得士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起得淋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

韓昌黎集卷二十二

七



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歿者不復生嗟余去

此其從誰或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

得一士而可王何又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

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

或作寶者天或作大管闕里之多士孔聖亦

云其遑遑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

何傷自古歿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或

非是是陳辭而薦酒竟髮髯而來享良反按享

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承久長

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  
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

登進士第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

新史於藝文立傳○只寫詹心事一

一刺心刻骨人有言文生於情今吾

觀此似至情故無文云茅坤曰小

序極工多悽愴嗚咽

之肯而哀辭特爾雅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  
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  
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  
國齒者未嘗肯出仕唐以前閩猶習夷  
微故不知求仕今上



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  
治上或有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  
 往字非是  
 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  
 親與之為客主之禮  
諸本辭進下即屬鄉縣  
 字下乃屬有各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  
 錯亂全無文理獨主下有二人字鄉縣作縣鄉  
 則尚有觀游宴饗必名與之  
宴或作饗與饋  
 疑與如字而之時未幾皆化翕然  
化新傳作  
 下當有俱字  
 按新傳常衮京兆人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  
 使始闢人未知學衮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  
 親加講道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享  
 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于時

獨秀出來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  
 進士繇詹始  
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  
 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師公錡與啓  
 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亦有辭云纓胡之  
 纓化為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  
 以其年破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  
 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建  
 漢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登我之未詳耶建  
 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  
 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  
下或有貞元  
 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  
余正  
 年十九字聞或作則或云  
 當并出則聞一字亦有理  
 八年春遂與詹文



辭同，破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茅坤曰：兩人交情深，則所言詹者，真矣。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淡喜往復，善自遺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歲魚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為徐州節度推官

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茶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或無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數語何頓挫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以來或作而來，有得或作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黃震曰：以



亦善為詹解者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  
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  
無憾也勿友或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  
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之傳或作之說  
或有余字非是悲哀或作哀悲今按上文已  
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  
字詹或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  
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  
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

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愛  
必歎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  
或作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壽命不齊  
兮人遺之常齊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由  
川阻深兮鬼鬼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  
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推生知歎兮以  
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  
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  
聞○哀詹不盡之意復寓於此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歎哭之，過時而悲，友上或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下君字，或無伉字以吾所爲合於古語，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志或無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哀一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雖然愈之爲古文

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雖然下或求其義，八字上八字下，又或，有則進，苟愛吾文必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或無道字，以上下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法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干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



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  
公作辭哀之○寥寥數言文氣却似  
跌宕不得住其賢愚厚薄之感讀者  
酸鼻樊汝霖曰公嘗與崔羣書天人  
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  
公伯夷論也虞集曰悲痛特甚詩之  
可以然者也

眾萬之生誰非天邪起語似明昭昏蒙誰使

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

下或有邪字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

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抑蒼

茫無端而斃寓其間邪寓下或死者無知否

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

自字或無之字或無自濯濯其英曄曄其光

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

也鳥虜遠矣何日而忘鳥虜或作嗚呼

者之英靈而寄之以追遠祭穆員外文為崔侍御作舊本篇首題

愬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以友穆六端

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

為從事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

史故舊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



文崔侍御  
名愬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  
攻奔或歸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  
顧之如或作無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  
明我鈍而頑作或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  
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於後八年君從  
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一月  
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留守無事多君子  
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  
 僚固有疑忌維其嬉游艸生之春鳥鳴之朝

我繼在手君揚其鏹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  
 以嘯歌或以偃側嘯或誨余以義復我以誠  
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終日以  
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  
 語無非德聲以或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  
 無罪誣以成過入棧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  
 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  
直或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上懷主人  
主或作是內閔其私閔或作憫或進退之難君  
處之宜居非是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



悠思君為憂為令狐運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  
 岐近郊亞意其為命員及從事張弘靖我  
 鞠其事無之亞怒四員等員由此知各  
 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  
 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符其疑當  
 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  
 毒之懷六年以弁弁一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  
 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  
 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歿矣何日來還  
直叙平生只著數語哀悼亦輕利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前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又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篋投義魚之短韻也其生年契分皆序此文○筆墨間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非他作可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  
 之靈一本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  
云云使君員外三兄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  
 之靈之靈之庶曆皆命之靈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



當貞元之癸未未或作酉非惕皇威而左授是按癸未貞

元十九年正月退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頽而位

仆歷貴部而西邁適清光於暫覲於或而言莫

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莫或作若或作

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遐或作荒窮

徒或作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攻接雄詞

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籀直右切周宣王

為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賀投又奐之

短韻媿齟瑳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新芻

於館候郡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空

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

沃煩腸以清耐以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

之驚透冥州樓之豁達夙管啾而並奏啾或

選閑居賦管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

陋窮或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殼逮天

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

日宿留之數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

授縞紵以託心左傳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



焉衣示茲誠之不謬投或儻後日之北遷約窮  
 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  
 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  
 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或成見明旌之低昂尚  
 遲疑於別袖明諸本作銘非是○明旌字憶  
 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  
 不撓志於讒構撓或作僥或作遭屠舌之紛  
 羅獨陵晨而孤確陵一作彼儉人之浮言雖百  
 車其何詬車或作年非是○後漢書馮衍洞

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親其始終  
 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侑勸也  
 尚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達字大順謀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  
 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後朝散郎守國子

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  
 于公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散墓誌石本作  
字薛君之靈一本作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



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本  
反竟從自家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作感慨妙  
祇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門來或藏棺蔽作東  
帷欲見無緣皎皎省自在入目前酌以告誠  
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員外張季友也公同  
承宜邢冊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  
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  
司我明試時惟邢彥之  
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公友張十三員外之靈

一作元和十年月日中

書舍人王涯攻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  
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攻功員外郎庾承宜  
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 嗚呼往在貞元俱從  
御史邢冊等謹以云云  
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  
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  
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  
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  
興嘆無復替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  
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



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  
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  
宗天維不仁託嗣或作嗣託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  
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  
方為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  
凡道塗經涉唱和契濶皆具此文公  
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  
八月賦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祭  
張署文撰述絕奇雖句詰字奧其叙  
事則灑灑一氣如話不為聲格所縛  
佳佳劉辰翁曰公之奇峭  
戰闔鬼神處令人神眩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  
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  
奠祭于公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  
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  
同諸益時詩或作時○選潘岳關中君德渾  
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狂  
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意音卷○自  
相乘輔以浮誇賈彼姚變者實憚吾曹側肩  
禍賢如退之不免我落陽山以尹寢錄君飄臨  
帟耳有舌如刀



武山林之牢臨武縣名歲弊寒兇雪虐風饕

顛於馬下我泗君咷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

風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虛訛自此也饕或作號非是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

兇言之入字相偶當為雪虐明甚咷音桃

句法字法特奇我泗君咷尤曲盡墮馬光景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趾或頂

作項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

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底呼回切颿

飄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

上或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

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

期宿界上一名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著枕

臂欬眠加余以股遽或作復僕來告言虎入

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駮去君云是物不駮於

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

猛獸果信惡禱而憑駮音蒙寅或作寅其義

作首猛獸或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一歲之首

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

月當有徵證孟首果能歸也其說亦是

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商

臨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駮去駮即所乘之驢

也虎寅屬公載張語云駮不駮虎取之則亨



矣不待禱而有憑也已而順宗即余出嶺中

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柳山奇變其

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選砂俗字本作沙

也或謂心不欲見而見日選衡陽放酒熊咆

虎嘯不存或作存不罰令章罰籌蝟毛或作罪

酒令違令則罰唐人會飲以籌記或作罪委并湘流

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或作雲避風太

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

有鹿角驛宋有鈎登大鮎鮎奴兼切楚辭

鹿角巡檢司也

也鱣怒煩豕狗非是狗許角切或作豕鬻盤炙酒羣

奴餘啄豕官階下尻高漢東方朔尻益

高說文脰也下馬伏塗從事是遭子徵博士

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名為國子博士

在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管

雍於用切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

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

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年君

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歎休吞不復宣生闊

或作生歎刑官屬郎引章許奪許奪或作奪

休咎非刑官屬郎引章許奪許奪又作許奪



皆非是。○奪謂爭執不與猶今言定奪今權

事也墓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阿即此

臣不愛南昌是幹按墓志張自刑部山刺明

條謹獄氓獠尸歌又力道切用遷灃浦為入

受瘥署自處州改灃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

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還家東

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

身伸事寒境處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詒余

辱司馬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

議兵大梁走出洛下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

公諸私哭不憑棺奠不親學不撫其子墓不

送野望君傷懷有限如瀉望君或作銘君之

績納石壤中中或作下○公為爰及祖考紀

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

出著字又似可疑姑从舊木作專蓋紀其德

然無所據不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

不余鑒東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  
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  
婦為母再朝中宮摺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  
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  
饗

祭薛中丞文

一本作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買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鑿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薛行事有可稱述此作特爾爾多矣及常語何也

維年月日

一作元和九年

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亾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

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

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

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左掖

掖給事中南臺御史中丞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詩人墨客爭諷新

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

聖上軫不慈之悲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

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具僚位祭笑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雋其僚



典云凶之歎詩大雅瞻卬人之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沒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諱字未詳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一作元和九年或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雅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又一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宏大君之所旁求丞

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此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僣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樽諸本作醜按古或只作儋下蓋切詳帝紀生無檐石之儲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



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夫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

或本第一首題作祭神文第二首題作

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左

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

吏未相識知牲精酒食器皿猶弊不能嚴清

糈先旅切又音所猶倉胡切與粗同一本作

預○楚辭巫咸將夕降今懷椒糈而要之注祠神米也公羊傳猶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

日侵精者曰伐又畧也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

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

奠祈于大湖神之靈

○禮記太享尚服脩注垂膺也日稽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



獲也或無以獲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

簇也簇千木切○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

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

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受人刺史失所職也

或無之字愛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

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

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劃

交切劃力支切又音麗月日或作日幸身有

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作有而充上之須

字得或作有

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

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庭或不信當

治疾殃癘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

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禮記羊日柔毛剛鬣間

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廟

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

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明神閔人之不

辜若饗若答饗或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



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或咨  
作夙夜不敢怠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  
血毛，清酌嘉羞。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  
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鑒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

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又字或作界石之神

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麻于人。麻一作庇

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

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

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

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或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靈厥

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

不敢怠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

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以... 不... 早... 令... 莫... 錄... 然...

唐韓昌黎集卷第二十二終







